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雲集卷二

元　許謙　撰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籯贏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遥謂皆始于足下盖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于是浮河絶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

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背山陵前左大江紛灌莽之杳杳欝叢薄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數量豈古人有事于此遺迹尚存乎渺茫周廻隱隱若城郭之瀰迤峻隅已壞而塊土成崗頽垣斷續綿延百雉將類乎築甬道以取粟于敖倉其汙下而漸瀆者盖昔池而今隍毀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剥而何有乎鋒鋩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草未黄風颼颼兮吹籟日淡

淡兮流光羌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于野人之蘺落召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為古之戰場也慼慨前脩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雄角力于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耰而成棘矜買刀劒而賣牛犢賁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敵虓虎捷若飛鶻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纛奮戈

揚盾穿胄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蹙殺氣排空黄埃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絶弦矢不遺鏃積骸為觀斷指可掬姑小刼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衄比今度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烟塵之表目睆睆乎昆陽之旌旗鸛鶴嘹唳風雲之間耳聵聵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髑髏寒天隂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爭地而暴白

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堪輿抉圠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賸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于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牢之物于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教其教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容歌舞謂之禮樂乎哉反而求于吾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須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于中者廣大成全則其發于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交養而相為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于以文辭誘人可謂外其所

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矣東陽縣愽李君仲謙既涖事執脯脩之贄于郡庠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温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庶幾習于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頗推所藴以淑諸人俾學者惰然知禮樂為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為婺望縣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敎鄉邑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為取人之善

以為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閫未易造幸君亦無虧一簣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彬于禮樂豈不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為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礡綿延數里亘為王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經野建邑于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于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

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澒洞奔放勢可勝
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
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
規于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為利士
君子之敦詩書脩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
侈辭宏論凌絶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
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
俊超邁者殆不必于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

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于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于金陵頖宫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温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到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絶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

于方冊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于是吾儕生于斯時未必能躐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于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于已而止何庸倔强自憙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

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説爾為老佛之説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説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説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湍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説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固余

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脩已及人不偏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晝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汲汲學每病于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為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于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進脩以為之本可仕之幾合于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

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曁入其閾乃無所志而可耻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為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于仁山先生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温厚静恭不汨流輩羣會無長語書講肆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卧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間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

倦别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羣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髙下師尊之友接之所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説大夫士論子昭當官亷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尚滿與怠之心未嘗生而于脩已及人兩無愧矣為憲掾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事爾未足為子喜方今拔類奬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志不

忘所能而知所亡實于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諂且知子昭最深嘗慕淵路相贈處而余亦為千里游故以為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由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由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

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由是出盖天地儲才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耻謹節行故能飾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盖過于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大夫亦不愧于古永嘉林君中川

久故儒家抱問學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于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歴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為文字交言亹亹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廹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閡常文而局縮于此耶由是而為大夫公卿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絶奇勝生平欲嘯傲

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甚幸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者皆歌以贈某訥于辭姑序此為别

送尉彦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于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則統之于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孝

弟忠信之實以敦德行故賔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者若是其爲意葢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其實惟務彫鐫鏤刻破碎支離詖淫邪遁之辭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聖朝敦尚實行放斥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人之遺意歟尉君彦明北方之學者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爲聲詩慷慨感激清

俊竒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彦明必能取之以為吟咏之資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于彦明者不止乎此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重况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于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于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彦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

于舘下者皆知求之于經驗之于己誠立行成濟然為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彦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太岳之裔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于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葢不可得而考焉然凡

今以許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于真定雖阻
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
南來能自奮厲好學不倦孜孜汲汲于文字間者有年
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于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
學循循有道有司為其賢為其多聞也舉之于州州升
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
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為之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
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况小言破道小辨害

義克勤之賢當不止于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駸功名之會將挈挈而行矣某于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門于其行也敬書聞于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某亦欲以自勉云爾

送逯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産者楝

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勁急舊為
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
道詩書通古今者往往有之頖宫承前代之舊歷年之
久幾不能待風雨前後掌敎者雖欲經營葺理之而屢
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歷為余道者如此今逯君
公平往而繼兹職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
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勉之哉逯君年富而
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

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治中致仕朱公壙記代作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曽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于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鞠為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縉紳交薦

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黄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浮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于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于人人為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决平允興學勸教親為程督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

者日常數十人皆為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鄰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疎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黄氏先逝生男益亦夭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為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户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一男某也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闕孫女四皐髙節書院山長繼善以隂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

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閥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舒穆嚕公行狀

公諱庫嚕默(滿姓舒穆嚕)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鄰國侵軼中夏以大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為右族金滅契

丹易蕭為舒穆嚕氏公四世祖格哷勒閔宗國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讎為志曽祖推勒博奇爾招來懐輯徒衆益盛祖額森饒智畧喜騎射年少任俠尚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晦匿以自全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單騎掩取金東京一旦失于重鎮遂震讋莫能抗王師從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汝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上將軍特將擊蠡州死之父察喇剛勇善射有父風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為前行號黑軍

所向無敵常自將之至是仍授查剌公御史大夫領黑軍從下平陽太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登以功除真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輒驚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闞弓滿二石晝的于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逐兎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負嵎慎勿往公不聽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轡復行直

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中其吭
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慷慨感激
至事之幾會前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切中要領雖
老生嘆莫及襲父職授總管黒軍上知其才降制畧曰
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土開疆之效父查剌
著攻城畧地之功尚克前脩勉勉後效黒軍素畏服公
既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
歳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與從弟圖喇立雲梯上直

衝其堞公手殺十餘人度刺死之中統三年李壇反淄青公從東討壇濟南分地以守壇劇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對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帥衆攻城盡鋭而進城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避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愴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為將當運籌發縱左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陣喜先卒伍得非大將所為且復有失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

情吾不用斧鑕驅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捐軀以致命邪且男子當援枹死事書之竹帛炳炳然後世豈呫呫死户牖下效兒女子乎我嘗聞漢伏波將軍誓以馬革裹尸真丈夫也葢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以是殁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書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謹為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採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川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𩦨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爨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諜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

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誘初附五營衆為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争曰此屬特詿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其渠而撫其餘統帥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州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衆為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真杜門閒十有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須講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孚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

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郡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㨗耆求辨公始莅職臺移覆其當僚黨皆懲謗前郄公獨奮然自以為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未有報掌拒不聽公曰灾異若是民瀕于死寧便文字營為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發如千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胔亦就掩

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
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為難謂
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
潤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饑食徙復且督脩圩堤以防
後灾居職踰三歳刺姦廢庸不憚彊禦凡以為民者人
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
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者為錢猶數百萬公請舉
以賑民長僚持之猶豫未決徹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

中丞廉公語解其間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尚何憂闕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于色者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爲得亦難能哉推二公之道可行于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淛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奬諭

再三賜以衣段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遽喪稽葬公導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劉公仲脩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衮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為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

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捄不足行省是其議秉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出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充牣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畧輕視羣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祗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

南謀亂擬漢廷羣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為之低徊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為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于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知葢公之為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于天性其為政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為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尚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施

而事顯節完孚于人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頤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慊焉謹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為稱非大節所存則畧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于斯能即其事以求其心于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白雲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集 卷三 卷四 附録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葉中桂

白雲集卷三

元 許謙 撰

啟

答潘明之啟 辛亥歲以厚幣相招欲使癈學家塾辭之繼書來欲不癈學而受幣

金華後學許某

右某啟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徐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益亦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為合莫逃子厚之譏巧言令

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為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荆州之面日陪燕喜寧鄙牛醫之皃入幞為賔升堂拜母插架三萬軸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覩帳後所列之樂反復究六經之藴與上下譔千載之興衰風雨對床烟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兽塤箎之不如豈麾不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闤闠而僑處何所見聞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

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祗徒映窻前夜雪心思既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儋石猶寄鷦鷯之枝誰有籯金姑挾兎園之冊已踰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咈耳以騷心尚勝沾體而塗足豈謂故人之垂盼忽屋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牽制載酒殽從問楊子雲誰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詞仍許素餐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

且戰且耕世邪有揚州之鶴此盍伏遇明之少府聘君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莞庫飽韭溪之風月冠綬為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冀暴公子之名聞已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而照然以軒冕為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早汙無似齷齪自將謂居交際之間

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為報謝罔暨敷陳謹具啟事捧詣堦墀祗候塵謝伏惟垂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正月某日金華後學許某啟

上憲使劉約齋啟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懼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援立身何似知已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之末顏

囦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甑幾生塵席不暇暖日忽忽其易暮心遑遑而何之欲奮蹇足于長途思繼先人之墜緒孫𥨊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燈對秋蟲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携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譬為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為托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

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甕而鳴醯雞有來户外之僂祗餬其口豈好為師不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之若驚雖率土之濵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寒士𢢼懞于大厦實化工斡運于洪鈞為其不求是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于鄉評然後偕于計吏葢多得特達清脩之士寧容闒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大朝

立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已
縻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餐自孔子而下君師之
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義所當
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理之貫通
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為博文之要主持敬以
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到是須自得
于已而復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任是以背翻愧
汗面發赧容維鵜在梁預知被服之不稱彼鵝集泮終

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恐貽多士之玷信非長
語允出衷情玆蓋伏遇憲使詹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
中夏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
之官雖成寧許出闗而歸鄉里慕公子之名已舊今睹
持斧而來海瀕暫為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涖
政伊始求才為先門不停賔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
亦居桃李之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簸之揚之
糠粃耳此時恐有累于高明淬之砥之干將成他日或

可歸于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啟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善頌褒語過榮于華衮交情未絶于布衣光粲珠璣春回蓬蓽七襄莫報三復深藏共惟某官積善之餘流芳甚遠攀龍鱗于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于西淮甘棠之芴故在有先覺親涵泳于麗澤宜後昆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史非尋章摘句

之儒禀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之氣學惟為己言必驚人久盤礴于胸中時發揮于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鈎欲接鍾王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不私其身將用于世登青雲而排閶闔萬里壯遊紆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冥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草之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

猷之政北部應無狐狸漂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鸂鶒念某天資椎魯學問迂疎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邇出涯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駑駘下材加之羈靮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為哉如斯而已罔敢要鄉黨之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屢此秀才之舉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可喜昨已

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慇勤感極而慙懐之弗替某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為復有誨言幸毋棄我

賀趙淞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審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横榻異數沐雨露于九天簪筆總權凛風霜于十道小人破胆君子彈冠伏惟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扃全以體仁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蘊崇既尊

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之月敦詩書說禮樂樂以忘憂制芰荷集芙蓉確乎不拔産棟梁固為時用豈丘壑所能久留允稱臺中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泣神號澄清登車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饑之民當道適逢于豺狼嶮闕　逢于鷸蚌解紛糾于盤根之際還舊貫于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為竒事峻躋烏府髙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遥

俾舉職居京畿之近希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繡衣
上注意海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感感
山川光生原隰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屬縣
而雨隨祭東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
實符衆望昔在廷皆知憚黯今弄印無以易堯白簡絳
騶耳目暫司于察視内屏黄閣腹心有待于論思人所
共期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深鯫生
得上于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于燕厦用布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啓

恭審渙奉明綸升參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于洪都高炳台階輝旁周于南海除書甫下迓吏斯來切惟天朝分省之規葢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于萬里嘉謀兼賴于衆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有識交懽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豈弟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闕

清流出阜邦財優游煮海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横榻之威均賦貢于版曹進樞謨

于宥府從容引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之之名售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苛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宫墻原隰光生狐兎迹掃私喜福星之徧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爕調鼎鼐遄居廊廟之尊某自揆迂疎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旣懽悰復贄魚緘之贄

賀蕭北野萬户破賊啟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勲南方之役疾

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行八日至贑先是諸
軍會者數萬萬户十餘人皆顧望莫肯出兵侯
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其巢穴且與衆預
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都帥命諸將羅拜以
寵之

後學金華許某

右某啟共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
士氣算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

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為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于農事之内即寓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鐲鐃之用芟閲為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静足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授不仁怨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為也不教是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善戰則弱可敵强自平吳而論功已脩文而為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

藪鳳宫沼龍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因將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緑林之羣天討有加大軍既集當决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畧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恭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風搴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羆篤生名家漢室龍興鄧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

之志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
俎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炙轂而何窮事應機而必
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韔弓素學固萬人之敵披
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小試囊底之
智司馬八日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中夜入
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數軍實而
簡卒徒間諜既明姦詐盡露肆衝突而莫禦漸散離而
就擒徵側游魂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醜待武襄而後

平剪除鱷鯢廓清烟瘴戒干戈之載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召見諸侯將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舊烟火復安競笳鼓而歸來羅槖鞬而迎拜人爭趨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鼷鼠甚微豈盡千鈞之發海鼇能巨試看一釣而連有深蘊而未揚寧淺窺之可測我知已審言大非諛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聞雞聲而起舞馬用腐儒銘麟閣而賛勲以俟君子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啟事塵賀

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延祐二年十一月　日

後學金華許某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坱圠萬彚阜蕃氣立乎表人生其間得形質之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惟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賾索隠相彼稼穡基此耕墾歩終海

岳足始尋引戰戰兢兢勤勤懇懇豈曰能賢惟懼不敏益其一心危微萬變參伍下器上道來今往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于至善人雖生而何補爾乃反身而誠脩己以敬心存道德膺服謨訓不違仁以樂顏必有事而希孟欲內外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睟背盎知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鑒興亡涉百氏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得于黽勉隨所往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蓽門水

飲蔬食秋燈簡編春雨耒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弄月總閒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樂振遺音返淳朴富貴若固有俯仰無愧怍然藏器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矯以潔身不汲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于咿喔呢呰卑疵孅趨望塵下拜自鬻上書營蠅茍狗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汙何其謬哉亦有偽行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勒

移亦何取焉顧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晝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攘袂道途脩躋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為詭隨非計便佞之才稽往事以慷慨懐良辰以徘徊苟有狥以達義寧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逑乃飛書而見識羡子夙知尚友古昔範謨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横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兹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抑鋒止鋭茂葉發于深

根大聲出于宏鼉誠既積而莫揜道何遠之不致殷勤
畀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扎忽解平章

惟公稟天地之清氣為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家之
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流砥柱屹立而不可
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纎塵小人望之以
為毅然不可犯君子即之則粹然春日之温居家制行
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養志以娱親其

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為己任進而升于朝也拳拳乎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繼貳衡鈞面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正笏立于堂陛其精神風采足以厲乎大臣退惡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不伸銜命而使于四方見巨姦大憝必去之如農夫之務于芟芸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容身儲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延士則曲致其殷勤嘅清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起而驅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

忠節奈適嬰乎逆鱗被之以榮禄之美號俾調爕于萬
里之峨岷扶老母携幼子跋涉于中道積憂勤感霜露
竟長逝于淇水之濱逆旅蕭蕭傷哉公䰟公之生三十
有九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充塞乎乾坤死生
壽夭貧富窮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憖遺以福斯民公
孜孜為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蒼不可問而幸
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盍莫不為公惜某昔嘗受
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憒惋而悲辛某司糾南邦不

能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遥奠以薦其蘩蘋靈無不在來鑒盤飧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文

巍巍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為鉅公惟公之心既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闈豫悦閨門肅雍復以是心移之于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移如清風非苛而明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孜孜奉國蹇蹇匪躬移

疾勇退丞將徵庸文章滿家星宿羅胸退然外巽浩然
內充近而即之春和日融人登公門延欵顒顒不棄薄
德不絕童蒙入聽公教答問撞鐘出醉公德如酌醇醲
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和介存于中小人自遠君
子所宗未周六甲烱烱雙瞳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
康寧好德考終令聞廣譽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蹈厥
宗公其不死人毋哀恫某昔受公知化治陶鎔座捧簡
白池泛蓮紅司察東南踪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冬

遙陳一奠罇俎不空酒殽芳香粢盛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應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勿匆匆潛然出涕不知所從

祭朱治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赫然有聲龍門峻深風雨一躍出參賔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即捲而懐婆娑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豈義之正美錦能製屏星列秉威行惠孚敎興訟平棠陰已成

蒳圃方樂金童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光燄不細人知子雲寧俟後世丹旌翩翩將返故宫魂無不之來鑒予衷

書

上宋經歴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歴先生閣下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得人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大事為有難

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或中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為政以得人為先雖十室必有忠信況大邑通塗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為天下慮䫉䫉乎木石居而麋鹿友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

推之不度其德量其力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嚚嚚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耻之人耳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宮牆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啜啜者甘于咈耳騷心以

自給其敝緼藜糗亦冀斆學之半而有進于萬一焉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史之列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有補于公道也夫某以稚魯之資遲莫之學而先强仕年處激揚之地其不殆于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脩者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汲于進哉未至于此而且汲汲焉則為養為貧者也為養為貧而仕抱關擊柝可也乗田委吏可

也浙水東七郡户不下數百萬食禄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陟皆係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癉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為任莫重于此者矣某鄙人也而謂可使賛畫諾于其間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雖欲養誰為養一身之貧則食其力以自足顧敢見得忘義而為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無虐孜孜為善諤諤在庭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隊趨進旅退

旅伺官長之顏色為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閤下何取焉而某亦以為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莫寄于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鸇之虞方且搶然而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得之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敝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也故不若任其性為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曑齋先生閣下學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諄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横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顔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顔子早沒其學不傳曾

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能肖于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于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責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禄為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于進者指此以文其不

學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為佞曾子之學自格物至于脩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至于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于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免于數數强者則進捭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為卑泚孅趨之

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益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葢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于胸中奔走之徒無自紹于門下某每介于賔階而奉清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干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某有知巳之道則可矣而于某之心則有未察也故敢為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慉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參稽于

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為蜩鷽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某再拜

答吴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子而大明孟子沒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其流朱子放而極于海可謂光前絶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

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能升其堂而窺其室于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子者亦未須預為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倀倀乎無所底止方憂巳之不暇尚敢憂

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于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遑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云蓋亦真以為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于富寡而求于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于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益將警省其昏懦鞭驅其駑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

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疑益深惜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于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為儱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

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葢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葢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為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耳講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于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涵泳

從容精脩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于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于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于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于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雍熙熙

圓于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為是故也葢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為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

折衷之以為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繫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于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于春秋而取法於書也易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重節制猶若有意為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録記善

惡混殽不足以示懲勸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惡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書為萬世之師法綽綽乎有餘裕雖火于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

作史者法于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于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況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于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為堯舜同出于黄帝著于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為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為微子抱祭器歸周列于外紀以殷王元子于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

謂之仁可乎即二典徵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温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于劉恕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于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于書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于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于通鑑之前一取正于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

如綱目寓襃貶于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緐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于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徵辭奥義則本朱子而斷于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其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于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于此矣吾為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殁宜命許某次録成定本此

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謂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于北山何文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于書無所不讀而融會于四書貫穿于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葢無毫髮歉可謂一世通儒嘗有大志于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

殆非他書比身没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也葢山林之士未嘗光顯于天下雖抱瑰竒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藴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島郊湜籍之徒獲交于退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于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于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于

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于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于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為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欝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某比者方獲一識荆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亟下髙步烏府拜别之日殊深怏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絶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彛義惟有江東暮雲領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曽傳點善本前輩方欲辭謝又恐有孤盛意遂以已意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髙明正之可也圏之假借字樣舊頗曽考求往往與衆不合今以

異于衆者具别紙上呈標上舊題為蔡氏書傳謹按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某人註如易王弼注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有敢以已名加于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峯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峯于地下敢安此僣乎況羅以通全竊九峯序意自為序文昭揭于前而以九峯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重護元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于義而安未由參承即日餘寒尚峭惟兾若時以道自

重

與趙伯䛒書延祐乙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之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為學日益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山中頗得絶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温習舊聞徵有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為學比其進益若挽强弩爾思温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墮胆裂䰟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為畢室

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絶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夭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為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畀賦不欲戕之爾天乃區區吝一静亦不以見畀何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為也吾子聞之亦能為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為虚曠玄遠之論而欠循序績累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為本所有也數月間痛

為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鋭喜怪厭常彷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每竒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絶口固知不為揺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文有訐直之風無温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脱乎此則為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脩之以為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

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
藴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
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
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詁傳註為腐談五代以前姑
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爾又不知吾子屏絶
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虚
而遽為此訶佛駡祖耳由是觀之吾子之氣亦少鋭歟
且序文見褒者則為太過而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

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禀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希文家人或别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何日千萬惜日問學為正之歸毋負向日歳寒之言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某月某日後學姓某謹熏沐裁書再拜上獻于某官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于諸侯内舉于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蠲其課役而使之造文書給趨走而已謏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曹為相國而士人皆出于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縣郡佐吏斗食吏進而為公卿者往往多碩德大才如于定國丙吉薛宣

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也然雖為吏其于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辨面爭不專以詭隨為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升而為公卿者不可一二數今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于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于學周制也選官于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為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某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

其身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竽門非鼓瑟所也
方今文運開明拔茅彚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于窮閻
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既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守
不能自衒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蓽門儲無
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為進取之資則是徒溷案牘
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寛仁愛人汲引後進有如不及而
某猶且緘嘿不一自明則終無可以進之日矣伏惟憐
而幸之陽和一嘘轉寒為燠使預于斗食之列誠冀乎

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有升陟如漢之為吏者哉惟明公鑒之某再拜

白雲集卷三

白雲集卷四

元 許謙 撰

論

學校論 乙巳

三代取士于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于學校為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于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絶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

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于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于人理之而求皆備于學故學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為治而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

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
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于
學校其流至于以文辭翰墨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
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
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于隋俗益薄而偽益滋道日喪
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敎之不法
古唐宋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于養士
以飾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逌

者為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瞀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間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櫜胄不及免已入于長陵之土矣況以溺冠嫚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

葩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讓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置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于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于野高宗舉傅說于徒文王舉太公于釣豈必皆學校乎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

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一堯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敎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爲治者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未見其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生斯世何其不幸歟愚以爲朋黨之禍固小人爲之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也唐虞

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惟時小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皆君子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興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盎嘗論天人之理一致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陽生于子而極于巳消于午而盡于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厲蒼凉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之

氣亦不能終日以陽既衰隂得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于其間為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衆陽之消徹隂不勞力而已復于和氣之中矣隂道既盛陽不得而勝之猶國家之運衰聖賢之君不作羣小人進用而數君子方欲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隂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沮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氷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爾且黨之所逮非惟居位食禄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

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擿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為書道陰陽而明吉凶者也在夬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徵陰為衆陽所决雖號亦凶也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為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陰扶陽葢如此陽不可絶剝窮則復君子雖少君人者能用之猶可以為善國且將拔彚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黨之

禍始于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監之而又亡宋不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知殷監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矣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姬之

不獲于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為賊也奉君之命除逼已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為大夫而不如仲之専幾不容則禍立至其言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既從人則當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為問遂至于夫戕而君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于所親其等衰皆在于服女子在家喪

父母三年已嫁則喪夫三年而于私親降由是觀之葢可見矣且父而死君命也泄謀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其夫也葢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于大義不能權其重輕特卜于母以決其疑爾則未知姬所問之意也盍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之矣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為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

義母之教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于惡將使天下後世為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隷意之所適則雖奔誘棄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之倫傷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死而不救歟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使辭于君不得命而先仰藥以死不忍見其父與夫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潁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潔脩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字我子其為我說竊以為君之名若字聖人言也此豈容贅一辭而訓詁辭義前修講之明矣愚何敢贅然此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學而至于立固已深造進于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以禮律身以義

度物其幾于能立而進于權者歟昔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心知性以知天茍一毫不自慊不啻為未信也聖人其不知人而誰知于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為學者師也知人古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惛陋企君不可及君明于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而充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于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𠂊道其姓名字出書卷授余曰此吾友贈我以名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之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賛之曰至哉乃翁之字其子也余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人則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者緣其形以聲名之

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為是用命之無不如是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疎之等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故假物托類私以名其子為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而呼之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于既冠而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

全父兄之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于召公原壤之于孔子曾子之于子夏猶直名之而未盡以為諱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為名而父字之何謂哉乃所願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葢洙魯水也魯聖人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猶求其原不忘本也聖人之道常道爾載之于經充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尚而必求洙之原于魯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于水見道體之流行也夫水漸

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徼矣及流而爲川瀦而爲海震
蕩漂汨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末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
著于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
流行無間形于目接于身錯綜于萬事罔或非出于此
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
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棄之而
獨指蒼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
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水之委也蒙發于山順

而趨下三危之黒水積石之黄流濟之沉伏弱之渙散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跡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揚觱沸之泉而曰聞道一日莫已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刳木而乗之放于中流一瀉千里方快于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懼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立衍書素書

道備于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最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于漢葢其清靜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黄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月英氣葢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盡得之此書乎昔時圯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于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喜之葢景慕子房之

為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閒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爾倘使子房生三代盛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牝而黄九方臯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橥書云乎哉明之所藏本武林吾立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不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有所見爾坡翁詞翰絶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為天下寶之

跋妙沙經

彛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者是已聃瞿氏之言類名經其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誦其

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爲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于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也楊德公夢有告以妙沙經曰求于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爲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于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愈力余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耶吾不知也夫夢生于想與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所主故爾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

亦不知也

田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凡例之問　益鄭有讀書

某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輙分句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為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謬悠為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徹源淺所達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

非晚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立下風即日春莫暄暖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跋趙閑閑註心經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為孝浮屠氏欲以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死者故凡天下之為子者莫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之一覺于魂揚魄落之後其不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白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閑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為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

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寳之而觀院判公所以孝其親者而勉繼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切于覺云也

右金正大八年樞院判白某飯僧薦父閑閑趙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為註釋其卷失之已久曾孫子通為御史掾行部閩中復得之

書菴賛為石抹執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為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若烟海學貴博文旁搜逺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書契以來網羅無遺燕坐斯菴熟玩精索日就月將知至物格萬言參錯一理混融斥排異説信執其中書亡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賛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心雖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

則扞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於外并喪其內矣北野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歟且彼已相形重此輕彼囿於形者也擴然無迹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觀心則心可均自私用智則去道遠彼兀者能止以止衆其全於德者歟或曰莊周所謂道德固同於吾耶侯故儒家其名之也何庸夫爝火之光足以繼日月之不及桔槔之汲可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

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者傷於形者也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足者則

侯之意盖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徳者也作兀者賛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内保始之徵塵垢不止以鑑之明羿之彀中命也不中惟不知務是以輕用人以其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心遊乎徳死生不變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洸洋自恣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是之取爾

李齊賢真賛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模毫髪無間形色天性所貴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内外和順積中睟面盎背朝瞻夕視如對大賔力行所學無負其身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髯漆而踈二十餘年貌肖不渝葢人可見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罔象之珠進之進之無愧此圖

題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敵不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决不果因繫三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宏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善策使星千載自光輝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嚴

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貳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歟及讀儀禮傳乃有夫死妻穉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葢不得已而然又知聖人制禮為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俛而從也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端而委身之後守死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固能行之葢亦鮮矣古汴朱氏年四十而嫠家徒四壁獨撫幼女氷蘖自守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公賦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

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于人一等矣蕭君仲堅叙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為詩辭以賛其美將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未必求知于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愠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採摭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益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獨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為非益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賛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

之義而以太極為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為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偶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

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為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于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别所謂圖以陽先生于

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折之為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

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于二人以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于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

為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為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涬玄漠至閞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為天則重濁者漸

凝而為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説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

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為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避也待承下問敢以為復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歳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没之説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凖然

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説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虚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于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

月之行晝夜常過于日十二度有奇是隂速于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于隂陽遲速為順合宜葢亦祖横渠先生之意其説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説校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

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後月是君從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于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于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于

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於天體最深故比四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于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于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

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于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

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于太陽一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識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脩者即源源而來矣葢為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于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于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

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于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

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敎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為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

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原具于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于吾身而不能舍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于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畧也君臣

主于義而以君成禮弗納于淫為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之義責難于君陳善閉邪為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于民為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畧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

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于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于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于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于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于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

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于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于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于誠其流行則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于信其昭著則為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于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闒

茸迂疎鹵莽滅裂雖嘗立于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
微環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
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畧無相
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
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
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于信以求信天性敦于朋
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

會也

詞

秋思祝英臺次韻潘明之

上簾鉤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塊胷懷臨鏡謾搔首看他冉冉來鴻匆匆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　鈎鼇手無奈萬里烟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幾凭牖最宜野月穿窓山雲擁戶箇中樂有人知否

蝶戀花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紅霧曉洞簫扶起歌聲杳　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亂釵橫長怯傍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雞聲漏水頻催曉

白雲集卷四

附録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燕城來求受業于余適余病劇昬瞀莫能相告㠯道留連僅一載葢垂橐而歸于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巳任于敎天髙淵深學貴知要緊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于

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闇然日章如追如琢全心弗全非聖之學行平聲讀至順二年九月十又七日金華許謙益之父書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二同郡金履祥履祥學于何基基學于黄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原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為榮幸東平王君麟瑜齊魯涉江淮遠來從

先生遊及朞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為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廷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黄淮書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辭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閫奥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事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即為發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又為刻板以傳于此

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于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麟葢有焉近世斯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于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為邈乎遼絕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于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闕領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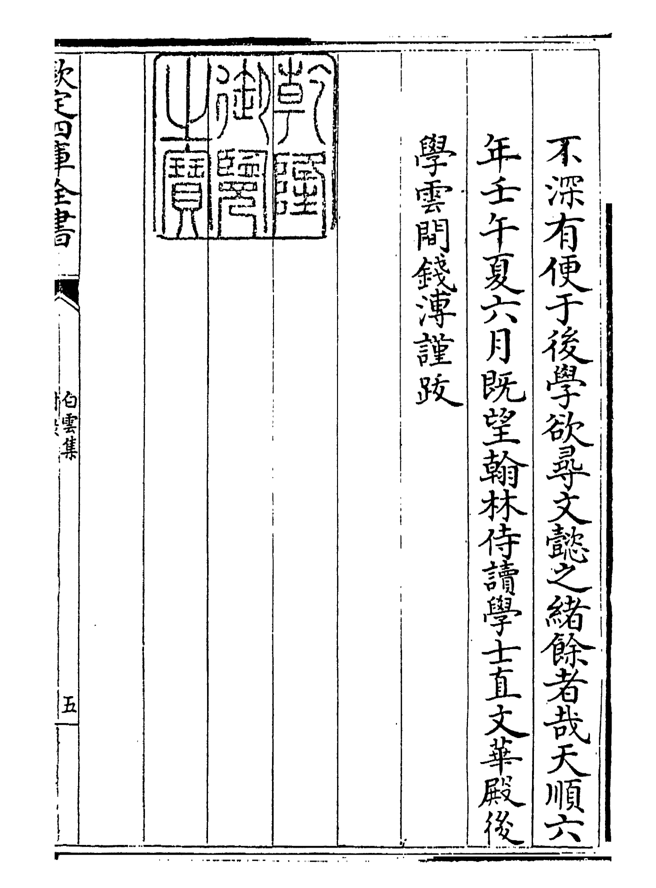
鄉薦仕爲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哉因書此于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勿失也永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之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幅以遺之延齡珍藏于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曙持以示予字畫遒勁沉實非表裏一于敬者不能作見

之不覺正立拱手其辭則以一心為酬酢萬變之
主然不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之也學貴知要
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獘也學者宜服膺
于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拜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于民生日用
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夜光
之珍連城之璧奚以為故自三代以還歷漢唐而
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洙泗之傳而大集于考亭及

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許文懿公傳之然皆婺人也親相授受不失其傳考亭之學至是蓋益明矣予嘗見公白雲集一帙讀之恨未全也兹于方伯江浦張公所又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録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跋公亦欲予言之蓋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諄懇到不背師説真有功于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



不深有便于後學欲尋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年壬午夏六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直文華殿後學雲間錢溥謹跋

白雲集附録